

你可能没见过这个男人,却可能听过他的声音。在网上、在电视中、在电台里,甚至在大银幕上,他的声音无处不在——

他用声音诠释人生

□记者 张丽娜 特约记者 常迎黎 文/图



朗读对高晓念来说是件乐事。

没有回音的神秘空间

这是伊滨区某中学附近的一处民宅,凌晨4点,邻居们尚在酣睡,36岁的高晓念已经起床了。

他摸着眼镜戴上,先用淡盐水漱口。那水在他的嗓子眼咕咕噜噜转上半圈儿,伴随着几声闷哼流出口中,有一种程式化的熟稔。之后,他悄悄走入衣柜、书柜隔出来的密闭空间。那隔间非常狭小,高晓念那1.82米的大个子刚好能够嵌进去,稍有活动便显逼仄。

柜壁上贴着吸音海绵,地上铺着地毯,这样做不但可以隔绝外界噪声,还能消除回音。高晓念把鞋脱掉,光着脚踩在地毯上,眼睛死盯着墙上的电脑显示器,嘴巴紧对着固定在落地支架上的话筒,开始说话。只见他一会儿微笑,一会儿皱眉,一会儿流泪,表情丰富得犹如专业演员。

这样的场景几乎每天都在上演。他在做什么?

这不是谍战片里的窃听场景,这里也不是神秘机构的秘密指挥中心。高晓念绝对是遵纪守法的好公民。他的网名“晨诵无声”,可诠释其中的秘密——他是音频网站的播音员,他在录音。

“半自动”普通话害死人

这是高晓念亲手搭建的简易录音棚,只有极少数亲友知道,高晓念在这个简陋的录音棚里创造了什么奇迹——他录制的有声小说在国内著名音频网站上传播,点击下载者难以计数;前段时间,中央电视台播放大型专题片《中国反贫困之路》,他一人担纲解说。

你会迷上他的声音,它优美浑厚,富有磁性。倘若你闭上眼睛聆听,你会感到这声音是上天的馈赠,拥有这声线的男人可以征服世界。

可时光倒流20年,这声音的主人不过是只丑小鸭,曾因说不好普通话,在人前出尽洋相。

那时候高晓念还是一个初中生,他的老师都用方言授课,这是习惯;高晓念和他的同学也用方言念书,这是约定俗成的规矩。没有人说普通话,因为那不合群,老“剩蛋”、老“烧包”(洛阳方言,意为臭美、显摆)。

有一天,邻校的老师来高晓念班上听观摩课。语文老师神情笃定地点了“三好学生”高晓念的名,让他朗读丁玲的《果园》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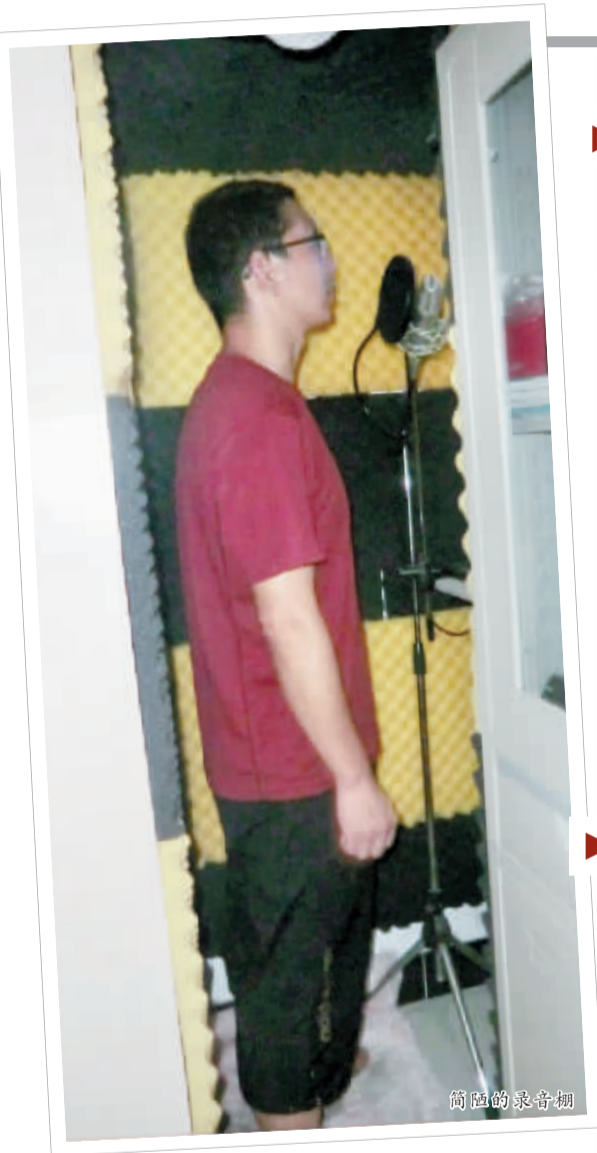
方言土土,不适合在公众面前朗读,高晓念站了起来,有那么两三秒的工夫,他琢磨着要不要做一个大胆的尝试,后来他决定放手一试。

“当素(曙)光虫(冲)破黑暗,太阳刚葱(从)晨曦中苏醒过来……”他读道。这是他想象中赵忠祥用普通话朗读的样子。他从小看《动物世界》,觉得赵忠祥的解说很洋气,于是这会儿照葫芦画瓢。可是他毕竟没有真正运用过普通话,这段课文被他读得别别扭扭、怪里怪气。

语文老师的脸已经涨成了猪肝色,高晓念的同事捂着嘴冲他挤眉弄眼,旁听的老师们也有些坐立不安。

每个人都有故事,再平凡的人,也有自己难忘的故事。您在生活中经历的那些悲欢离合,那些喜怒哀乐,那些尴尬伤怀,那些有趣的、感人的、曲折的、温馨的故事,是我们想要倾听的旋律。如果您愿意,请讲给我们听。

报料热线:18937992539。若您提供的线索被采用,您将获赠价值50元的电影票一张。



简陋的录音棚

玩票玩出了专业水准

17岁那年,高晓念被分到诸葛镇的一所中学教语文。同事们依旧操着方言讲课,高晓念却坚持用普通话授课,但他不想成为另类,私下仍说着土话。

2006年,他在网络聊天室与网友们语音聊天,聊到兴起处,有人建议大家合作,给电影《简·爱》配音,自娱自乐。罗彻斯特这个角色被分配给了高晓念。

早在上学的时候,高晓念就接触过电影配音。他曾反复聆听上海电影译制厂的录音剪辑,《王子复仇记》、《西茜公主》、《佐罗》的台词他能倒背如流。著名配音演员童自荣是他的偶像,童自荣配音时的“内幕”他了如指掌:“童老师演总督时,穿一双拖鞋坐在椅上,声音慵懒,有贵族气质;演佐罗时,他脱掉鞋,光着脚摇晃身体,声音潇洒不羁,别有魅力。”

如今,他像童自荣一样,拿捏着分寸,让自己像贵族子弟罗彻斯特一样傲慢地对简·爱说话。这段录音被上传到网上,传到了著名配音演员张云明的耳朵里。张云明赞道:“如果你有专业的录音设备,几乎可以以假乱真了。”

网友们把高晓念的试音样本推荐给了某电影配音剧组。导演慧眼识珠,邀请高晓念为一个地下党员的角色配音。这是高晓念的声音第一次在银幕上出现,他兴奋了好几天。

播音只是兴趣,教书才是正职

2008年,有声读物在网上流行。网友“原野”邀请高晓念到某音频网站兼职当播音员,高晓念欣然应允。他在家搭建了录音棚,灌录了许多有声小说上载到网站,其中有部《斗罗大陆》,在网上点击率很高。可是他对此并不满意:“当时录的声音太幼稚了,都不敢回头听。”

2009年,他开始录《青年文摘》,才体会到了何为融入。那些讴歌真善美的文章感人至深,令他几度哽咽。他说:“怀着感情的朗诵才是朗诵,以前都是朗读。”他摸索出了法门。这些录音,被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选播,高晓念在圈内声名鹊起。

刚开始,他是C级播音员,1小时报酬10元;后来提成B级,月薪20元;再后来提成A级,月薪50元。但最后他的工资变成了0元:公益性音频网站“静雅思听”向高晓念招手,邀其无偿兼任播音员,高晓念欣然接受。

“静雅思听”格调高雅,在世界华人圈中相当有名。它以传播人文思想、抒发人类美好情怀为己任,所传播的都是经典名著,比如梭罗的《瓦尔登湖》、沈从文的《边城》等。”高晓念欣赏该网站的发展理念,甘愿为其“献声”。

不久前,中央电视台拍摄大型专题片《中国反贫困之路》,需要一名优秀解说员。剧组从全国甄选了8人,高晓念从中脱颖而出。“8集片子,我凌晨3点起床开始录,到5点多便全部录完了。”凭着多年的经验,他举重若轻。

语言的独特美感令高晓念沉醉:“即便多年后我已不在,声音仍可流传。”可他毕竟是一名教师,有人担心他兼职当播音员会影响本职工作。高晓念不以为然:“我只利用业余时间录音,无碍工作。再说,我用讲故事的感觉讲课,成熟的声音能把文字的复杂性表现出来,孩子们都爱听,对教学是有助益的。”

他说他热爱教书,离不开孩子们:“无论做什么工作都没有上课开心,我从没打算改行!”

声音可以迷人

高晓念小时候的梦想是当警察,无奈家贫,为帮父母分忧,他初中毕业后上了师范学校,这样可以早点儿就业挣钱。

在洛阳市第二师范学校偃师班,高晓念遇到了他人生中的第一位普通话导师。老师名叫张焕芳,教语言基础课,是全校唯一讲普通话的老师。

在张焕芳的引导下,高晓念对朗读产生了兴趣。每天清晨,他站在教室的窗台边高声朗诵;晚上,他坚持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节目。

“化妆品遮不住岁月的痕迹,声音却可以迷人——有个叫雅坤的女播音员,声音宛若少女,洋溢着青春的活力,后来我才知道她当时已经40多岁了。”高晓念说。优美动听的普通话熏陶着高晓念,促使他积极参加演讲比赛、担当校内主持。这样,到了二年级,高晓念的普通话成绩已是全校最优。